

縁あって

白洲正子談  
日本文化

旧时之

美



[日]

白洲正子

著

蕾克

译

CTS |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旧时之美

縁

あ

つ

て

白洲正子谈  
日本文化

〔日〕

白洲正子

著

雷克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时之美 / (日)白洲正子著；雷克译。--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8  
ISBN 978-7-5404-8190-2

I . ①旧… II . ①白… ②雷… III . ①散文集 - 日本 - 现代 IV . ① 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9422 号

EN ATTE

Copyright© 2010 by Katsurako MAKI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PHP Institute,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HP Institute,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号：18-2015-162

## 旧时之美

JIUSHI ZHI MEI

[日]白洲正子 著 雷克 译

出版人	曾赛丰
出品人	陈 星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 417 号 705 室 (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装帧设计	张 苗
责任印制	王 磊
摄 影	[日]五头辉树 (P67、P77)、[日]脇阪进 (P73、P84、P89) [日]小林庸浩 (P123)、[日]牧直视 (P80、P166、P179、P183)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1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8190-2
定 价	4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联系电话: 0731-85983029)

# 目 录

## 与美为友 〇〇1

舍弃“没有血肉的抽象论”——苦闷于如何“看到”的小林秀雄 〇〇1

用而知其味——青山二郎 慧眼识真物 〇〇5

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惧赝品——为求真品甘愿冒险的秦秀雄先生 〇〇9

活着的乐趣 一期一会——茶室中的美 〇12

精神的自由催生出的“花”——终生难忘鹿岛清兵卫的一生 〇15

## 我对能面具的感想 〇19

### 景色 〇24

## 信乐和伊贺的陶瓷器 〇26

恭仁京旧址 〇28

通往信乐之路 〇32

紫香乐宫 〇36

信乐的陶器 〇40

信乐小镇 〇42

通往伊贺之路 〇47

伊贺上野 〇50

湖南风景 〇55

- 胡枝子盛开时 〇63  
狂言面具 乙 〇65  
茶碗 天启赤绘 〇7〇  
螺钿 硝烟壶 〇74  
北大路魯山人作 武藏野大体 〇78  
绞染 十字纹 〇82  
书见台 蝶 〇86  
先代梅若実翁轶事 〇9〇  
梅若六之丞 〇92  
写给热爱传统舞台艺术的女性们 〇94  
“初心不可忘” 〇96  
老木之花 〇99  
非同寻常的潇洒人 〇〇2  
快门声 〇〇6  
黑田清辉的女人肖像 〇〇2  
愚公移山 〇〇5  
艺术正繁荣? 〇〇6  
川瀬敏郎《风姿花传》 〇〇9  
“发现此物的其他人都给我变成青蛙!” 〇〇6

- 黑田辰秋 人与作品 129
- 屋檐下的大力士 129
- 再说螺钿 137
- 民艺的诞生 145
- 关于漆 155
- 关于漆器 160
- 追求木工之路 169
- 木工之旅 178
- 新皇居的椅子 189
- 工坊风景 197
- 坡路风景 206
- 我的茶 215
- 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 218
- 水上勉 《吃土的日子》 220
- 谷口吉郎 《浅溪日记》 223
- 天着连 226
- 三宅一生的衣服 229
- 思泷 231
- 坂本的门前町 245

随感	251
春近	251
丰盛的不便	252
国际人	254
用兵在于势	256
逼真	257
关于理智的判断力	259
物之两面	261
《识货人之眼》	262
关于误解	264
暴风雨之后	265
职人	267
忆岁末	268
达人可憎	270
有余之家	271
语感	272
好场	274

# 与美为友

舍弃“没有血肉的抽象论”

——苦闷于如何“看到”的小林秀雄<sup>1</sup>

美丽之花可寻，而花之美无影。

这是小林秀雄的文艺评论《当麻》里非常著名的一句，评论的是世阿弥<sup>2</sup>的“花”。在这之前，小林先生还引用了《风姿花传》里的一节：“通过无数练习，用尽功夫、心思后，就会知道花永不萎谢。”

关于美，我从小林先生、评论家河上彻太郎先生、装帧家

---

1. 小林秀雄（1902—1983），日本当代文艺评论的确立者。其文艺批评的评论文章受到三岛由纪夫、森鸥外等一批日本文豪的推崇。本书注释若无特别标示，均为译注。

2. 世阿弥（1363—1443），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初期的能乐演员与剧作家。与其父观阿弥共同为集能乐之大成者，留下了许多著作（《当麻》为其中之一）。著有能剧理论书《风姿花传》。

青山二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如果把小林先生这句话里的“花”换成“物”，便可从中窥见小林先生的审美观。

对于“物之美”，人总有道不完的说辞，比如形状好、色彩佳，或者这处缺陷显得更有味道，等等。但是，真正的美物自我丰富而完整，足以让观者闭嘴，无论是绘画、陶瓷还是文学作品，都是如此。面对沉默的东西，要极具耐心，在对方自然而然地向你开口之前，学会忍耐，学会等待。作为评论家的小林先生，着重写的也是这件事。

在他笔下，“器物之美”和“美的器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即有“抽象观念”与“具体的物”的区别，也可以说是“充满惑思的语句”与“无言之物”之间的对决。

小林先生曾告诉我，他经历过一段失语的时期，什么也写不出来，沉默了多年。我猜想那一定是他被狐神附了体一般沉迷于瓷罐、彩绘碟子、酒盅之类古董的那段时间。

现在的人太饶舌了，评论家和作家都是。他们不是在单纯卖弄知识，就是在炫耀文笔，或者抽象地赞颂美。我信不过这些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小林先生一心想促成吉田满<sup>1</sup>《大和战舰的最后》的出版。那时河上彻太郎的家毁于美军空袭，借住在我家避难。小林先生通过河上先生的介绍，来我在鹤川的家，请我丈夫白洲次郎出面让驻日美军通融，为书放行。我和小林先生就是这么认识的。

小林先生写得一手好文章，思路清晰，下笔有魄力，且客观无私，每每让我读后心服。但是，他并不喜欢“美学”这个概念，因为其中蕴含的抽象性甚至可以催生出“恶德”，他对此深恶痛绝，认为这和血肉人生没有任何关联。

赏玩古董的时候，“感觉到”和“看到”这两个层次之间差距很大。

“感觉到”是指觉得不错、好看，这些是被视觉激发出的感情，训练久了，自然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喜好。而“看到”，是确切地把握了一件东西的重量、色彩、手感等各方面细节，看到了一件东西清晰而准确的整体形象。

小林先生从“感觉到”的层次，到把握了物之形态的“看到”的层次，一定经历了一个痛苦过程，连做梦也在和古董苦战吧。

---

1. 吉田满（1923—1979），日本作家，银行职员。日本史上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的幸存者。其代表作《大和战舰的最后》是一部战争小说，最初预定在1946年12月发表，却被战后全面负责言论统治的驻日盟军民间监管组织（Civil Censorship Detachment）以“军国主义倾向”为由全文删除。后经过大幅修改，日本恢复自治后才在1952年重新出版。

他深陷于其中，亲身体验了人心深渊一般的烦恼和鲜活的欲望后，对小说家井伏鳟二先生坦言自己渐渐从古董的世界里“看清了它的形态，由此也更懂了文学”。

经历了这个过程后，小林先生的文风发生了明显变化。他的思想日趋圆熟，文笔却越发淡泊，文章写得平易明了、越发好读了。不是因为平易所以好读，而是如同古书《徒然草》<sup>1</sup>中说的那样，“细巧之处用钝刀”，他在控制着那双过分清醒的锐眼之时，又在文章里自由地呈现自我。

我想，小林先生是想表达“艺术品不是供人鉴赏的东西，而是可以相伴、一起交心畅谈的人生之友”。而所谓“看到”，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走向美。

---

1. 《徒然草》，随笔集，作者吉田兼好，成书于镰仓时代末期（1330年前后），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鸭长明的《方丈记》合称日本古代三大随笔。

## 用而知其味

——青山二郎<sup>1</sup> 慧眼识真物

对于优美的器物，是否为自己所有，感觉大不一样。

这又是一句小林秀雄先生的话，对此我深有同感。无论是否买下，器物的优美风姿始终如一，不受影响，可有时候，真正的美感只有亲自拥有过，才能领会。通过拥有，我们活在一段丰足充实的时间里，其深度是单纯远观鉴赏所无法企及的。

我不是让大家去买高价的东西，就连小林先生也没有富裕到可以随心所欲入手各种古董的程度。高价的东西不见得一定好，要量入而出地购买好东西，并视其为友，在与之相处的过程中获得一段丰厚充足的时间，这才是重要的。

近些年来，社会风气以钱为重，价值观和审美变得一团糟。一些人不思考琢磨，看到东西便张口询价，关心以后会不会升

---

1. 青山二郎（1901—1979），日本装帧设计师、美术评论家，擅长古董的收集与鉴赏。

值，以此来断定物的价值。就连工匠也变成了逢迎的商人。有些人花高价买来器物后马上束之高阁，漠然置之，一心计算着几年后的升值盈利，这和在股市上做呆板交易有何不同？如果并不懂行，就该立刻使用，将好东西置于身边，以物为友，就算在使用的过程中损坏了也没什么。应该这么想：好东西就像美味的食物，重要的是享受的过程。

我入陶瓷器之门，是从喝酒开始的。酒杯拿在手里，我会掂其重量，抚摸酒杯的肌理，体会热酒入杯后慢慢传来的温热，从这些细节开始学习怎么鉴赏陶瓷。日本的陶瓷如果不经常使用，就会显得无精打采。它们不是用来摆设的，而是要通过经常使用，耐心等候它慢慢成熟，其独特美感才始放光彩。我曾经把一个刀锷<sup>1</sup>带在身边，一直用手抚摸，慢慢地，刀锷的铁色变得越来越幽深，那色泽真难用语言来形容。

对我来说，青山二郎先生是教会我如何审美的老师之一。在世人眼里，他或许只是一位书籍装帧设计师，但在我看来，他还是“不写文章的评论家”“有一双慧眼的古董行家”“人生行家”。而这些依然不足以形容他，众多文人雅士也愿意拜他为师，向他请教学问。

青山先生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活在日本文化里”。

---

1. 刀锷，日本刀剑上装于刃体和手柄之间，用于防护的部件。

《新潮》杂志最近在连载关于他的专题《在当下时代，我们为何要谈青山二郎》。读后，我再次为他毫不妥协的活法所动容。用他自己的话说，“挥霍浪费掉生活，再用钱把生活买回来欣赏，是我的人生理念”，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青睐的不仅仅是一流古董，要知道二三流器物里也有一流货色。比如伊万里瓷器的荞麦猪口杯、濑户烧的日常餐具，总体来说这些只是二三流的陶瓷器，但只要发现它们的眼睛是一流的，就行了。

青山先生不仅爱陶，他把藏书也彻底做成了自己的宝贝。被他视为人生之友的好书，就算是简装口袋本，他都倾注心力，从封面到内容文章全部亲手改造，做出来的书优美得令人无法相信与原来的是同一本。

青山先生对古董的爱，有如对待一日三餐。他把古董当作自身血肉的一部分，看着它们在岁月里慢慢浸染上生活的风貌，是安慰，也是乐趣。其他人会算计古董是否能升值赚钱，而青山先生则是把古董爱到了骨子里。

青山先生晚年有一天忽然说想一个人去旅行，听说他去志贺高原看了红叶，随身带了大量现金，途中染疾，等夫人赶去酒店看望他时，发现房间里摆满了旧陶，几乎没有下脚之处。那时就算是深入乡间也已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但他还是花光了所有钱，买了个不亦乐乎，虽然大部分是一文不值的破

烂儿。

那堆旧陶里很多贴着“承知<sup>1</sup>”的纸条，放眼望去，满地“承知”。就算是不值几文的破烂儿，他也心甘情愿地“承知”着一一买下，毫不犹豫。到了这种程度，人已疯魔，心在地狱无法自拔，但是能到这种程度，青山先生这双鉴赏美的慧眼，一定是不假的。

史说千利休<sup>2</sup>剖腹自绝前，砸破了最心爱的一个茶碗。带着利休这种精神活在当代的，我想正是青山二郎先生。

但我对青山先生，还是不够了解。最终，也没有人能真正懂他。小林先生曾说：“世上有很多人，有双通透之眼，什么都了然于心，却无法下笔写出来。从古至今这样的人都是带着满腹的才华智慧，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

1. 承知，指在购买时已经了解东西的真实状态，日后不会反悔退货。

2. 千利休（1522—1591），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的茶道宗师，日本茶道集大成者。

## 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惧赝品

——为求真品甘愿冒险的秦秀雄先生

不要怕赝品，连赝品也买不了的人，懂什么古董？

这句话出自井伏鳟二的小说《珍品堂主人》，小说人物的原型就是秦秀雄先生。我与秦先生是老相识了。在古董行里，秦先生以独特的眼光而广为人知，他特别热衷从不起眼的旧物中发现被埋没的好物。

话说起来，20世纪50年代里古董行爆出过赝品事件，古伊万里、佐野乾山<sup>1</sup>和北大路鲁山人<sup>2</sup>的作品中出现了假货。那时甚至有这样一种说法，“哪里有赝品，哪里就有秦秀雄”，可见他与赝品关联颇深。那些赝品即使被人识破了，他也继续卖，面不改色。在这一点上，我看到的是秦先生的“眼光”。东西是假的，但他为之倾倒的是其中的美，与真假无关，所以能面不改色。

---

1. 佐野乾山，日本三大陶工之一——尾形乾山（1663—1743）于元文二年（1737）受邀前往佐野游历，在此期间创作的陶器统称“佐野乾山”。

2. 北大路鲁山人（1883—1959），日本艺术家，精通篆刻、绘画、陶艺、书法、漆艺、厨艺和美食鉴赏。

制造赝品的技术手段，往往比收藏家的眼光更高一筹，如果害怕买到假货而缩手缩脚，那最终也摸不到真货。吃过几次亏，才能拨开云雾看到真东西，在真与赝相接的边缘上经常能发现乐趣。在我看来，看东西只分“真假”的人是鉴定师，积累了一定经验，摸到了门道，辨别真假并不难，就算是古董店的伙计也能做到。

而真正有眼光的人能发现真正的好东西。只认好东西有时候难免会在真赝上看走眼，这一风险也是其魅力所在。比起那些鉴定师们贴标签保真的东西，识货的人往往被“可能不真，但那里有美”之物吸引。这种人相信自己的眼光，沉迷到发现了好东西几乎想下咒让别人都退散的程度。小林秀雄先生也说过“美即信用”，即相信自己双眼对一件东西的判断，因为美就暗含在这层关系里。

真货中也分真正的好物和一般的真品。在这之外，有着一眼即可辨认的赝品。仿制拙劣的复制品不值得一提，而那种经过认真钻研，再现了古风的东西，即使骗过了鉴定师的眼睛，进了博物馆，也未尝不可。不用像加藤唐九郎<sup>1</sup>先生那样站出来承认，何况成功的赝品被当作真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也不止一件两件。

---

1. 加藤唐九郎（1897—1985），日本陶艺家、陶瓷史研究专家，致力于再现日本桃山时代的陶瓷器。1960年日本爆出永仁陶瓶赝品事件，当时一件被指定为日本国家重要文物的标有“永仁二年”（1294）的陶瓶，被媒体指出有可能是赝品，随即加藤唐九郎站出来承认陶瓶是自己在1937年烧制的作品，后经严密科学仪器鉴定，确实为赝品。加藤为此被取消了“无形文化财产保持者”资格，但经此事件，加藤作为陶艺家的声誉却更见高涨了。